



The Society of World Biography
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湖南文艺出版社

傳記文學研究

張中行題



傳記文學研究

張中行題



[湘]新登字 002 号

传记文学研究

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编

责任编辑:郭锬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富州印刷厂印刷

*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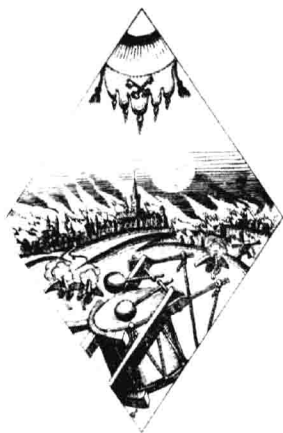
字数:290,000 印数:1-1,500

ISBN7-5404-1748-x

I·1393 定价:16.4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河西黄泥河 邮编:410013)



《传记文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 | | | | | | |
|-----|-----|---------|-----|-----|---------|
| 顾 问 | 张中行 | 乐黛云 | 韩兆琦 | | |
| 主 编 | 曾果伟 | 赵白生 | 郭锺权 | | |
| 编 委 | 陈兰村 | 浙江师范大学 | | 张新科 | 陕西师范大学 |
| | 郭锺权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 赵白生 | 北京大学 |
| | 韩兆琦 | 北京师范大学 | | 罗尉宣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 | 李祥年 | 复旦大学 | | 康曼敏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 | 刘海峰 | 南京师范大学 | | 王守仁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 | 桑逢康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 陈殿兴 | 辽宁大学 |
| | 王成军 | 徐州师范大学 | | 朱文华 | 复旦大学 |
| | 杨正润 | 南京大学 | | 张颐武 | 北京大学 |
| | 余中先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 冀 良 | 人民出版社 |
| | 曾果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 姚君伟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目 录

A. 理论研究

- 传记文学的春天（代序） 曾果伟（1）
-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概论 韩兆琦（7）
- 索解司芬克斯之谜 杨正润（27）
- 传记文学琐谈 桑逢康（42）
- 关于自传的几个问题 朱文华（51）
- 论传记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李祥年（65）
- “传记”与“biography”的若干差异 翁其斌（78）
- 《史记》以前传记的发展 张新科（87）
- 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 王成军（97）
- 传记文化：转型的挑战 张颐武（107）
- 改善传记文学作家写作的生态环境 周思源（113）
- 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张北根（122）
- 传记里的故事 赵白生（134）

B. 文本分析

- 传记文学由古代向现代发展的桥梁 陈兰村（151）
- 论《左传》的史诗性 刘立文（165）
- 异彩纷呈的人物画廊 李春祯（184）
- 我国第一部妇女合传 张 颖（200）
- 我看《浮生六记》 王 敦（213）

- 试论俄国古代使徒传作品及其演变 任光宣 (224)
- 试评《叶卡特琳娜大帝》的创作方法 刘海峰 (239)
- 艺术的实现, 还是传记的失落 吴翔 (250)
- 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的多重价值 姚君伟 (262)
- 《约翰逊传》——英国传记文学的丰碑
..... 傅俊 周燕宏 纪涛 (273)
- 叶赛宁之死 王守仁 (286)
- 斯诺婚姻与海伦·斯诺的文学创作 ... 刘祚 穆雷 (310)
- C. 序跋书评、传主介绍**
- 魄力和道义 戈宝权 (322)
- 《流年碎影》弁言 张中行 (326)
- 溶生命之美于再创作艺术之中
——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读后 许钧 (333)
- 湘版《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传主剪影
..... 郭畅 刘平安 邓发祥 (340)
- 叛逆的灵魂 康曼敏 (363)
- 从琴弦上越过腐朽
——悲壮的普希金 郭锬权 (373)
- 编者的话 (410)

Auto/Biographical Inquiry (Volume I 1997)

Contents

- The Spring of Life-writing Zeng Guowei
 Ancient Chinese Biography; Some Considerations
 Han Zhaoqi
 Deciphering the Sphinx's Riddle; Four Approaches
 to Western Modern Biography Yang Zhengrun
 Notes on Biography Sang Fengkang
 Some Questions of Autobiography Zhu Wenhua
 Biography and Psychology Li Xiangnian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zhuanjì"
 and Western "biography" Weng Qib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iography Before
 "Shiji" (*Records of History*) Zhang Xinke
 Trend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Biography
 Wang Chengjun
 Biographical Culture; challenge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Zhang Yiwu
 Bettering the Writing Environment of Chinese

- Biographers Zhou Siyuan
- Truth of Biography Zhang Beigeng
- The Story in Biography Zhao Baisheng
- * * * * *
- Liang Qichao: A Bridge Between Ancient Biography
and Modern Biography Chen Lanchun
- The Epic Sweep in *Zuo Zhuan* Liu Liwen
- Colorful Portraits of Women in *Shiji* (*Records of History*)
..... Li Chun Zhen
- The First Group Biography of Chinese Women ... Zhang Ying
- Six Episodes of a Floating Life*: A Personal View
..... Wang Dun
- * * * * *
- Russian Biographies of Saints and Their Evolution
..... Ren Guangxuan
-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Catherine La Grande*
..... Liu Haifeng
- Biographer's Dilemma: Art or Truth? — On Lytton
Strachey's New Biography Wu Xiang
- Reevaluating Pearl S. Buck's *My Several Worlds*:
A Personal Record Yao Junwei
- Boswell's Life of Doctor Johnson*: A Landmark of
English Biography Fu Jun Zhou Yanhong Ji Tao
- Death of Yesinen Wang Shouren
- Helen Snow's Marriage and Her Writing Liu Yi Mu Lei
- Prefaces & Reviews

Foreword of <i>Fragments of Memory</i>	Zhang Zhongxing
Preface to <i>World Biography Series</i>	Ge Baoquan
<i>Vanished Springs</i> By Xu Yuanchong	
Reviewed by	Xu Jun
Profiles of the Biographees in the Hunan Edition of	
<i>World Biography Series</i>	Guo Chang
Introducing The Life of Kahlil Jibran	Kang Manming
The Tragic Pushkin	Guo Equan

The Spring of Life-writing Zeng Guowei

传记文学的春天（代序）

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 曾果伟

衷心祝贺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和我社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我省名山张家界举行，祝贺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的《传记文学研究》丛刊在我社出版。《传记文学研究》精选了我国一批才华横溢的传记文学学者、作家戈宝权、韩兆琦、杨正润、李祥年、朱文华、桑逢康、陈兰村、张新科、王守仁、赵白生等学者的优秀论文，代表了我国九十年代传记文学的研究水平和学术成就，它们必将推动我国传记文学的研究，繁荣传记文学的创作。《传记文学研究》还是中国第一本传记文学研究文集，具有拓荒意义。时逢盛世，中国的传记文学大业正沐浴在生机勃勃的春光里，年深日久，中国必将产生更多的传记巨著宏篇，我们将遵照江泽民总书记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求的那样，“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一）

传记是人类为自身和他人树立的永恒的、真实的垂世丰碑，它

公正地记录着人类的历史、事件和人性的生衍和发展。十九世纪俄国诗人普希金在他的传世之作《纪念碑》一诗中写道：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小路上，
青草不再生长，
它昂起那颗不屈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皇帝的纪念石柱之上。
不，我不会完全死亡，
我的灵魂将长存在我的诗歌之中，
它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为久长，
它将越过腐朽和死亡。
我将永远光荣不朽，
直到还剩下一个诗人——
活在这洒满月光的世界。

普希金的这首诗写于彼得堡的石岛，时在1836年8月，离辞世之日甚近。诗人在这首诗中写出了自己的崇高志向和使命，预言他的名字将永远不会被世人遗忘。普希金说，他的纪念碑不是人工建造的，它要高耸在1832年俄罗斯首都彼得堡冬宫广场上建立的沙皇亚历山大纪念石柱之上。

中国大诗人李白当年豪饮后，吟出“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千古绝唱。我以为，包括普希金和李白在内，大凡名人不仅是“寂寞”的，且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礼贤下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割去耳朵后自杀的凡·高，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流放途中客死他乡的苏东坡，绞索套着脖子上

的伏契克……他们的传奇故事织成了一幅幅悲壮的名人人生风景画。然而，他们的不朽丰碑将永远留在世人心中，给传记文学家留下了一笔笔人生浓彩，让传记作家们大书特书。

我国汉代传记大师司马迁的《史记》和古罗马时期的希腊传记大师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雄传》开创了世界传记文学的先河，并为世人称颂至今。司马迁说，他写《史记》的初衷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普罗塔克则认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那些人物的善行业绩为自己的楷模，指导自己的一生。”在司马迁、普罗塔克以后两千多年漫长岁月里，无论是英国的传记作家鲍斯威尔，还是中国的班固等大家，都把普罗塔克和司马迁的传记写作观点作为自己的创作和评论传记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文坛的各个时期，由于沿袭司马迁的“史传”传统，传记似乎成了像芝麻酱一般的副产品，直到本世纪初，由于受到外国传记文学作品和传记文学理论的影响，人们才开始改变这种有失偏颇的观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梁启超先生的“以人为本位”的传记创作思想，才得以确立，并为众多的传记学者和传记作家所接受。

(二)

前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名人生平》丛书是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一生最耀眼的光环和成就之一。高尔基一生写过不少的优秀传记作品，他写过的列夫·托尔斯泰传，写过勃洛克传，自己还完成了三部传世之作——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出版后，在

俄罗斯和全世界引起非同凡响，迄今已被翻译成八十余种文字，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出版。高尔基对传记文学情有独钟，他的枕边经常放着一本英国著名传记作家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他深信“优秀的、使人入迷的传记能够使愚昧者、自甘堕落者、迷惘者，寻觅到良知和力量，从逆境中站起，重新获得人格、尊严、荣誉、自由、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6年，高尔基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执笔写一本贝多芬传，信中高尔基颇为感慨地说：“我们成年人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作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民族都曾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有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关心的了。”高尔基主编的《名人生平》丛书的愿望终于在1933年得以实现。半个世纪以来，这套传记丛书出版了千余种，发行五千多万册，在广大读者中，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中，曾产生过巨大的反响。丛书囊括了世界最优秀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传记、自传、回忆录。尽管丛书的部分书目对传主的选择有失公允，但仍不失为世界第一流传记丛书。十月革命后，前苏联培养了一大批成绩斐然的科学家、军事家、工程师、医生、艺术家、宇航员，他们当中很多人曾经受过这套丛书的熏陶。高尔基病逝后，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不曾中断，甚至在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参与这套丛书工作的编辑、排版、印刷、编校和工人们迎着隆隆的炮声，在刀光剑影下继续工作。

(三)

当代传记文学家们预言，传记文学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流文类的观点。看来，这一观点是不无道理的。今天，传记文学、自传、回忆录的写作、研究和出版成为世界文坛和出版界的一大热点，火爆之势令人刮目。据美国传记杂志介绍，有关拿破仑的各种传记和回忆录的出版物，每年新版和重印在二百万册以上。在中国，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的传记不下几百种，每年的印数都在百万册以上。国内各家出版社每年争相推出的传记、自传和回忆录逐步形成系列和板块，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系列、文学艺术家系列、科学家系列、表演艺术家系列、企业家系列等。据不完全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九年，全国出版了六百多种传记、自传和回忆录的出版物，是历史上出版传记读物最多的黄金季节。而《人物》、《传记文学》、《名流》、《名人》等一批传记文学杂志在国内拥有很大的发行数，也令同行钦羨不已。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湖南出版界十分重视外国传记文学的出版。八十年代初在局领导的帮助下，制定了出版《世界名人传记》丛书的规划，先后出版了一些外国名人传记。九十年代初，湖南文艺出版社在著名学者、翻译家戈宝权老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先后出版了三辑三十六种以外国文学家、艺术家为主体的名人传记，他们是莎士比亚传，列夫·托尔斯泰传，安徒生传，塞万提斯传，乔治·桑传，雨果传，大仲马传，雪莱传，拜伦传，莫泊

桑传，莱蒙托夫传，克雷洛夫传，叶赛宁传，福泽裕吉传，格林兄弟传，纪伯伦传，克里斯蒂传，卓别林传，鲁宾斯坦传，海明威传等。其他传主的传记还有林肯传，克林顿传，哥伦布传，麦哲伦传，诺贝尔传，斯蒂芬森传，纽曼传，艾克卡传，莱特兄弟传等。

1993年湘艺版《世界名人传记丛书》(10种)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奖二等奖。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部级奖励的传记丛书。1996年12月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授予湘艺版《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优秀传记文学丛书一等奖。

面对成绩和荣誉，我们要深深感谢为我社这套丛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全国众多的优秀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戈宝权老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和感激之情。

今天，我们的出版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面对未来，面对二十一世纪的读者，《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将立足于出精品，创名牌，得大奖。最近，在全国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赵白生博士和国内知名学者的悉心指导下，我社和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一起初步进行了《世界名人传记经典》的规划工作。经过专家再次论证后，我们将缜密地精选世界传记文学上乘之作，组织全国优秀的翻译家翻译分期分批呈献给广大读者。我们的工作还有待我国传记学家、文学家、翻译家不遗余力地指导、参与和帮助。

Ancient Chinese Biography

Han Zhaoqi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

韩兆琦

一、中国是传记文学成熟最早的国家

“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是客观存在，人们都不能不承认，一般说来，“传记”是历史著作的一个分枝，从图书分类上说应归于历史类。“传记文学”是后起的一种称呼，有些人不承认它的存在，或者说不愿意让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事实上又往往不能阻挡人们使用这个称呼，因为有一部分传记作品的文学性的确很强，而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时至今日，以“传记文学”命名的刊物，以“传记文学”命名的学会，以及用“传记文学”为题目写作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已经日渐其多，是不是还要继续讨论这种文体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呢？鲁迅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成熟，应该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

角度讲,《史记》开拓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史记》的高度艺术成就不仅彪炳于传记文学一个门类,而且给后代的小说、戏剧以无与伦比的影响。当代的美国汉学家蒲安迪(Andrew·H·Plakes)把《史记》称作中国古代的“史诗”,说它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就如古代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得塞》之影响后代欧洲文化一样。

《史记》之所以能在历史与文学两方面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司马迁个人的天才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相当卓越的历史与相当卓越的文学著作,诸如《尚书》《左传》《国语》《国策》《诗经》《楚辞》《孟子》《庄子》等。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国语》《国策》《楚辞》《庄子》,对司马迁的历史观、文学观、审美观的形成及其具体的艺术操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没有《左传》《国语》《国策》等的卓越成就,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史记》。《左传》《国语》《国策》的许多章节,其叙事写人的方法,其描述用语以及其人物辞令的巧妙,都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有些地方比《史记》还要高超。所不同的就在于它们还都不是以人物为中心,它们的写人仍是为了服务于叙事。先秦也曾有过从名称上类似于传记的著作,如《穆天子传》《晏子春秋》,可惜它们的目的仍不是在于写人,前者颇似一种“起居注”,一种“大事记”;后者则像是一本轶闻趣事的资料汇编,完全没有剪裁。因此,真正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的创始权,就只有归功于司马迁了。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